

梁羽生作品集

風雲雷雨

下

梁羽生 著



劍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55

風雲雷電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云雷电/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89-4

I. ①风…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59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6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四十五	智服双魔	789
四十六	巧获秘藏	807
四十七	大闹王府	819
四十八	师门揭秘	839
四十九	深入虎穴	857
五十	高手比试	871
五十一	技惊群雄	889
五十二	惊人神剑	907
五十三	天凤楼头	927
五十四	悲欢离合	945
五十五	侠盗娇娃	961

五十六	结拜兄妹	983
五十七	两情相悦	997
五十八	邪正之间	1013
五十九	林海雪原	1029
六十	深入虎穴	1047
六十一	化敌为友	1063
六十二	同门相认	1083
六十三	荒林恶战	1097
六十四	死里逃生	1115
六十五	虎穴群英	1133
六十六	悲欢离合	1151

四十五 智服双魔

黑旋风本来就是在追赶年震山的，首先攻到，说道：“燕妹，这厮是约我比武的，我和他未分胜负，你让给我吧。”云中燕笑道：“我剑已出鞘，可是不能立即收回的了。”

年震山顾忌她是公主的身份，起初不敢放胆狠斗，不过片刻，已是接连碰上几次险招。他咬了咬牙，叫道：“公主，你苦苦相逼，可休怪小人放肆了。”云中燕笑道：“我早已和你说过，我不是以公主的身份来的，你有什么本领，尽管使出来吧。”

年震山心念一转，想道：“要是能够抓着公主，胜于擒获孟铸多了。我脱身之后，大不了从此隐姓埋名，不再贪图富贵，那也就不用害怕她的报复了。”心念一转，双臂箕张，狠狠地向云中燕猛扑！

云中燕笑道：“好啦，这样打才有意思！”剑势倏变，刷刷刷连环三剑，虽然只是三招，三招之中却包含有极其复杂的变化。每一剑都是从年震山意料不到的方位攻来。

年震山倒吸一口凉气，这才知道云中燕的厉害。他用了全力，也不过和云中燕打成平手而已，要想擒她，自是妄想了。

黑旋风道：“你尽兴没有？”云中燕笑道：“兴犹未尽，不过看你心痒难熬，我也只好暂且让给你啦。”

年震山虽然本领高强，但在久战之下，亦已渐感气力不支。剧斗中黑旋风一招“手挥琵琶”，阴手阳掌，疾挥过去，年震山着他的一掌，踉踉跄跄地连退数步。

耿电笑道：“该让给我啦，否则我可没得玩了。”年震山已成强弩之末，如何抵挡得“闪电手”的快攻？不过十多招，便给耿

电的折扇点着他的“肩井穴”，年震山闷哼一声，“卜通”倒地。

年震山和云中燕等人交手的时候，“小魔女”杨浣青亦已堵截了萨怒穷的退路，萨怒穷怒道：“小辈倚多为胜，我和你们拼了！”杨浣青笑道：“谁叫你要逃跑？你不跑我就不理会你。”她早已养好精神，一条银丝鞭使得矫若游龙。说话之间，两人已经迅速斗了几招。萨怒穷一抓抓空，掌心忽觉刺痛，原来已是给银丝鞭刺破一个小孔。

伤势虽不严重，但他凝聚掌心的毒质，却混和在血液之中，从小孔点点滴滴地流了出来。

萨怒穷忌惮杨浣青这路鞭法，冲不过去，只好回身与轰天雷再斗。杨浣青笑道：“好啦，你跑是跑不了的，还是打点精神，和凌大哥分个胜负吧。你不逃跑，我就决不会插手。”

轰天雷一声大吼，双掌翻飞，斗得比前更勇。他的“霹雳掌”以喝声来助掌势，刚才因为顾忌完颜豪在外面听见，只能哑斗，如今去了顾忌，“霹雳掌”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饶是萨怒穷有“魔头”之号，还是不禁暗暗心惊。

萨怒穷右掌受伤，毒掌威力减了几分，在轰天雷强攻猛打之下，又惊又怒，喝道：“好小子，当真要拼命吗？”轰天雷沉声说道：“不错，你害了我的师弟，我就是和你拼命！”

萨怒穷又惊又怒，暗自思量：“再战下去，我的毒掌功夫只怕要化为乌有。反正是个死，不如和这小子同归于尽。”要知他的毒血正在点点滴滴地从伤口流出，流出一滴，毒功就减一分，是以他非得趁着毒功未废之前，和轰天雷硬拼不可。

萨怒穷和身扑上，轰天雷喝道：“来得好！”霍的一个凤点头，一个“穿掌”，欺身疾进，抓着了萨怒穷的双臂。

萨怒穷本来想要把毒掌打到轰天雷身上的，哪知力不从心，给轰天雷扭着他的臂膊，用力一扳，萨怒穷掌心朝外，连轰天雷的衣裳都沾不着，气怒交加，大叫一声，晕过去了。轰天雷还怕他是假装，双臂一使劲，将他按倒。拳头擂鼓般地就打下去。

忽听得有两个人同时叫了起来，一个是孟铸的声音，叫道：“爹爹！”一个苍老的声音惊惶叫道：“凌少侠，不可！”原来是孟

霆来了。

原来云中燕在完颜豪走出密室之后，她便直闯后院，私人孟家的花园。孟家的人拦她不住，只好悄悄告诉孟霆。

孟霆身为主人，突然发现黑鹰年震山倒在地上，而完颜豪带来的这个青袍客又给轰天雷按在地上猛打，焉得不惊。

孟铸说道：“爹，俗语说得好，捉虎容易放虎难，这祸不闯也已闯了，放他们回去，咱们还有命吗？”

孟霆叹口气道：“不放他们回去，完颜豪迟早也会来向咱们要人，咱们怎么办？”

孟铸说道：“放了他们，难道完颜豪就不会追究了吗？事已如斯，反正不能免祸，不如把他们杀了，咱们都逃跑吧。”

孟霆叹口气道：“咱们纵然跑得了，虎威镖局可是跑不了。镖局上下人等连同他们的家小，少说也有百数十人，他们又能够都逃跑吗？我可不能连累他们！”

饶是孟霆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碰上这样为难的事，亦是深感骑虎难下了。

轰天雷说道：“这祸是我闯出来的，待我和这厮算账之后，我向鞑子的官府自首！”

耿电说道：“祸是大家闯出来的，不能让你独自承担。”

孟霆摇了摇头，苦笑说道：“凌少侠，这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所可了的，即使你去自首，也是难免连累镖局众人。”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在孟霆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应付这桩祸事之际，忽听得一个人笑道：“孟老镖头，你有甚为难之事，交给我好啦。”武林天骄檀羽冲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突然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杨浣青大喜道：“对啦，师父，你给我们想办法，怎样发付这两个臭贼？”

孟霆松了口气，但心头上的大石还是未能就放下来，他谢过了檀羽冲，说道：“檀贝子，多谢你鼎力帮忙。不过虽然有你承担，你总不能永远留在大都，你走了之后，他们还是会说出来的。”

杨浣青笑道：“师父，孟老镖头怕他们说出来，那你就把他们

杀了灭口吧。”

孟霆吓了一跳，心里想道：“你倒说得容易，杀了他们。纸包不着火，事情迟早也会泄漏。你们师徒一走，却叫我如何是好？”但他不愿在敌人面前露出怯意，只能向武林天骄苦笑，暗示他不赞同。此时年震山的穴道仍然未解。但只是身子不能动弹，听还是听得见的。萨怒穷也已醒了过来，不过仍然伏在地上，抬不起头。因此也就看不见孟霆脸上的神色。

武林天骄哈哈一笑，说道：“要杀他们也未尝不可，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倒不想赶尽杀绝。但他们是愿意生还是愿意死，那就全看他们的了。”

年震山连忙说道：“檀贝子，你放了我，我决不泄漏今晚之事。”

檀羽冲挥袖一拂，登时就把年震山的穴道解开，说道：“好，你走吧！”

杨浣青吃了一惊，连忙说道：“师父，这老贼说的话，你怎能就相信他？”

不但杨浣青惊诧，连年震山自己也觉得太出意外了。

檀羽冲淡淡说道：“我说过的话就得算数，由他去吧。”

杨浣青道：“只怕他说的话不算数，那岂不连累了孟老镖头？”

檀羽冲微微一笑，说道：“不用担心，谅他也不敢和我耍甚花招的！”

年震山毕竟是个老江湖，听他这么一说，料想檀羽冲定是有恃无恐才敢放他，心里猜疑不定，想道：“武林天骄的手段神妙莫测，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檀羽冲笑道：“怎么你还不走，要我请八人大轿抬你出去么？”

年震山猜疑不定，试一提气，施展轻功，跃过围墙。不料一跃起来，只觉胸口剧痛如割，“蓬”的一声，才跃起数尺高又摔下来了。

檀羽冲“哼”了一声，说道：“放着正门你不走，在我面前卖弄什么轻功？”

年震山吓得面如死灰，忙走回来跪倒地上，咚咚咚的向檀羽冲



武林天骄笑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他们是愿意生还是愿意死，就全看他们自己了。”

磕了三个响头，说道：“檀大侠，求你高抬贵手，饶、饶了我吧。”

檀羽冲道：“我不是已经饶了你的性命么？但如果你要自己求死，那么不关我的事了。”

年震山苦着脸道：“檀大侠，请你老明示。我、我受的内伤，这、这我可不能自己医治。”

檀羽冲这才说道：“你受的不是内伤，只不过在一年之内，你可是不能运用真气了，别的武功还未废的。过了一年，你听我的话，我就给你解救。”

杨浣青道：“这不是太便宜了他吗？”

檀羽冲笑道：“我还未说完呢。这虽然不是内伤，但一年之后，你若得不到我的救治，那就只怕有走火入魔之险了，所以我说，要死还是要活，全看你自己了。你听我的话，到期我自然会给你救治。”

练邪派内功的人，最怕的就是走火入魔，那是比死还更痛苦的刑罚。年震山连忙说道：“请檀大侠尽管吩咐，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不敢推辞！”

檀羽冲道：“谁要你赴汤蹈火，只须你回到王府给我传话。”

年震山喜出望外，说道：“这个易办。檀大侠，你吩咐吧。你要我说什么，我回去见了王爷就说什么。”

檀羽冲道：“让我想想你说些什么，你待会儿。”

杨浣青知他用意，说道：“师父，还有一个臭贼如何发付？”

檀羽冲道：“你别着急，为师自有道理。”当下叫轰天雷放开萨怒穷，冷冷地问道：“萨怒穷，当年我饶了你的性命，你是怎么对我发誓的？”

萨怒穷给轰天雷狠狠打了一顿，打得他半死不活，此时轰天雷虽然放开双手，他亦已是有气无力，难以动弹了。

但他身体所受的疼痛比起他心里感受的惊恐却又算不得什么了，要知武林天骄檀羽冲乃是他平生最忌惮的人，他在檀羽冲面前，无异老鼠之见了猫。

檀羽冲道：“怎么啦？是不是事隔多年，你忘记了？”

萨怒穷颤声说道：“小人不敢忘记，我，我是发了誓从此不再

出山的！”

檀羽冲冷笑道：“这里是金国的京城还是深山？”

萨怒穷面上一阵青一阵红，低声说道：“小人贪图富贵，违背誓言，我、我知错了，请求檀大侠你再饶一次。”

轰天雷道：“檀大侠，这厮把我的师弟害得很惨，你老人家可不能轻易放了他。”

檀羽冲道：“好，我让你处置他就是。萨怒穷，我已经饶了你一次，这一次饶不饶你，那就是凌少侠的事情了。”

处置了萨怒穷之后，檀羽冲回过头来，对年震山道：“好啦，你现在可以走了。回去见了完颜豪，你对他说萨怒穷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出了镖局，就逃跑了。所以你只能一个人回来。就只这几句话，你记得吗？”

萨怒穷曾在武林天骄手下吃过大亏这件事情，完颜长之、完颜豪父子是知道的，武林天骄料想年震山回去这么一说，完颜长之父子自必以为萨怒穷是怕了武林天骄才逃跑的，决不会另外查究原因。

年震山也想到了这一层，心想撒这个谎倒是没有破绽，便道：“是，小人记牢了。”

檀羽冲挥手道：“好，算你懂事，走吧！”年震山如奉纶音，一溜烟地慌忙走了。

杨浣青笑道：“师父，你这计策果然是妙，这下子咱们可不用担心完颜豪跑来虎威镖局要人啦。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请你老人家顺手一做。”

檀羽冲道：“什么事情？”

杨浣青道：“这老贼给我戳破他的掌心，但不知他的毒功可曾废了？”

檀羽冲道：“哦，原来你是要我废掉他的毒掌功夫。”仔细一看，笑道：“青儿，这路克制毒掌的鞭法你用得很不错呀，他的毒功已经给你耗了五成。不过，若是把他的毒功完全废掉，只怕他的性命活不久长。念他修为不易，让他保存剩下的一半功夫吧。”

杨浣青道：“不行呀，他的毒掌功夫还在，将来不是又要害

人吗？”

檀羽冲道：“我有办法。”拿出随身携带的一管玉箫，在萨怒穷小腹的“气愈穴”一点，说道：“从今之后，你不能再用毒功，一用就会走火入魔。不信，你尽管去试。”亦即是他的毒功还在，但却不能用了。

要知檀羽冲之所以要保存他的武功，并非有何顾忌，而是为了轰天雷的缘故。因为废掉他的武功，他始终都是一死，轰天雷要在他的身上着落他找回秦龙飞，他还焉肯唯命是从？

杨浣青何等聪明，心念一动，也就知道师父的用意了。想道：“他的毒功已经耗了五成，即使他的伤马上就好，以他这五成的毒功，也害不了轰天雷了。何况还有师父给他的禁制？”当下笑道：“好，只要毒蛇不能咬人，那就让他苟存性命吧。”

萨怒穷不能走路，孟霆吩咐家人准备一辆骡车，把萨怒穷藏在车上，轰天雷、耿电、云中燕等人也都上了这辆骡车，便从后园悄悄出去。这日镖局筵开百席，食物煤炭之类的东西，大都是从市上用骡车运来的，他们这辆骡车从后园出去，又没惊动前门出入的客人，谁也没有留意。

轰天雷等人回到丐帮分舵，向帮主陆昆仑报告此行经过，陆昆仑大为欢喜，笑道：“好，你们今天先让那两个魔头吃了亏，过两天我再找那个什么法王，斗他一斗。”轰天雷笑道：“我们还活捉了一个魔头回来呢！”

陆昆仑道：“那魔头是谁？”轰天雷道：“就是那日在秘魔岩下冒充林老前辈，想要骗我上当，却给我识破的那个青袍客萨怒穷。”

林重早已养好了伤，此时也在座中，听得是萨怒穷，大怒说道：“这厮也叫他的徒弟冒充是你，骗我上当，我正要找他报那一掌之仇。你们既然将他捉了回来，就该将他杀了。”

轰天雷道：“六伯暂且息怒，小侄倒是想请你老人家饶这魔头一命。”

林重瞪着眼睛说道：“怎么，这魔头不该杀吗？”

轰天雷道：“该杀之至，不过我的秦师弟还在他的手上，现在却是不能杀他。”

林重摇了摇头，说道：“你那师弟甘心从贼，实在也不是个好东西。”

轰天雷道：“秦师弟好高骛远，不识好歹，这是他的毛病。不过，他的父亲对我恩重如山，我可不能不把他救出来。我看他也不会甘心拜那魔头为师的，不知是有什么把柄捏在那魔头的手里，受了挟制，这就上了那魔头的当了。”

林重叹了口气，说道：“好，看在秦虎啸的份上，我也不能眼看着他的儿子误入歧途。既然必须在这魔头的身上设法才能把他的儿子找回来，我也只好依你的话，暂且饶这魔头一命。”

耿电笑道：“这老魔头已经给凌大哥痛打一顿，打得他死去活来。林老前辈，你也可以消消气了。”

林重笑道：“这么说，咱们倒是应该给他敷一敷金创药呢，免得他死了，可就问不出口供。哈哈，凌贤侄，你的霹雳掌，掌力很重，这一顿痛打，大概也是够他受的了。”

陆昆仑道：“咱们先喝庆功酒吧，怎样‘招呼’这个魔头，我会叫手下人去办。”

庆功宴散了之后，看管萨怒穷的丐帮弟子前来报道，已经给萨怒穷敷药裹伤，他虽然遍体鳞伤，精神却还不坏。轰天雷听了也不禁有点惊奇，惊奇萨怒穷的功力深厚还在他的估计之上。当下就和黑旋风、耿电、云中燕四个人一起，前往囚房去审问萨怒穷。

萨怒穷躺在炕上哼哼唧唧，装作伤势很重，起不了身，不睬他们。

黑旋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向云中燕递了一个眼色，说道：“可惜，可惜，糟蹋了咱们上好的金创药了。你瞧这老贼哼哼唧唧，知觉也没有啦，多半是不能活了。”

云中燕道：“那有什么可惜，这老贼死了活该。”

黑旋风道：“他死了不打紧，可白费了我一番心机。”

云中燕道：“你打算将他怎样？”

黑旋风道：“这老贼一死不足蔽其辜，我就是怕他死得太快。”

云中燕道：“哦，我明白了，所以你要陆帮主给他金创药，让他死不去，你好再来慢慢地折磨他。”

黑旋风道：“对了。不过，现在他就要死了，我也只能最后一次折磨他了，你说用什么方法让他最为受用。”

云中燕道：“让我想想，这是最后一次，应该细致地消遣消遣他。哈，有啦，我先在他的身上绣花。”

黑旋风道：“怎么你还要给他绣花呀？”

云中燕道：“我用针一条一条的挑断他的筋脉，他一时死不了的。这不好像绣花吗？”

黑旋风道：“对，这个法子很好。你给他绣了花，我再请他食饭。”

云中燕道：“干嘛你又要请他食呀？”

黑旋风道：“这老贼一生作恶，本来就不是人，我要喂他狗屎。”

云中燕笑道：“好极了，这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臭贼了。不过，我可不想喂他。”

黑旋风道：“用不着你动手，我来服侍他。反正他比狗屎还臭，我折磨他也就不能怕脏了。”

他们两人一唱一和，就像说相声一样，把萨怒穷吓得又惊又怒。要知筋脉挑断，多好的武功也是废了；给喂狗屎，那更是奇耻大辱。叫这个曾经在江湖上横行一时的萨怒穷焉能忍受？

萨怒穷霍地就翻了个身坐起来，怒道：“有种的你们赶快把我杀了，欺侮人算什么好汉？”

黑旋风哈哈一笑，说道：“原来你这老贼是躺着装死的。”轰天雷佯作阻拦，说道：“风大哥，且慢折磨他。”

黑旋风笑道：“不错，他是你捉回来的，该当由你来发落。”

萨怒穷又惊又恼，硬充好汉说道：“我落在你们手里，大不了是个死，你待怎样？”

轰天雷道：“只要你老老实实，和我作个交易，我可以放你。”

萨怒穷道：“什么交易？”其实他早已知道轰天雷要的是怎么了。

果然立即便听得轰天雷说道：“我的师弟什么时候回来，我就什么时候放你。”

萨怒穷说道：“你们把我关在这里，叫我怎能够去把你的师弟找回来？”

轰天雷道：“你应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萨怒穷道：“不错，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这个地方，恐怕你们是不能去的。你们敢冒险的话，我带你们去，否则你们只能先放了我，我去找他回来。”

轰天雷道：“用不着你替我出主意。别多废话，干脆地说，我的师弟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萨怒穷沉吟不语，心中暗自盘算主意。

黑旋风冷笑道：“你放老实一点，别以为你拼了一死，我们就奈何不了你了。你要是乱捏谎言，骗凌大哥上当，嘿嘿，我们仍会给你先绣了花，再请你食饭。”

萨怒穷这才说道：“好，老实告诉你们，秦龙飞是在完颜长之的王府。”

轰天雷哼了一声，说道：“胡说八道，我的师弟怎么会在鞑子的王府？”

萨怒穷道：“他确实是在王府，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轰天雷道：“我的师弟虽然糊涂，不识好歹。还不至于糊涂到投身鞑子的‘王府’，做鞑子的鹰犬。他是梁山泊好汉的后代，怎样糊涂，也不会忘了祖宗的遗训！”

黑旋风道：“好，他不说实话，先给他绣花！”

萨怒穷连忙说道：“你们别这样躁急，先听我的解释好不好？他的确是在完颜长之的王府，但他自己却不知道。”

轰天雷道：“这是什么道理？”

萨怒穷道：“我骗他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我让他住在王府后园一座独立的院子里，出入这个院子的十九是汉人，王爷的手下，有时虽然也来，穿的亦非金国武士的服饰。”

轰天雷听他说得有理，信了几分，便道：“好，你画一张地图给我，画详细一些。”叫人拿来纸笔给他，萨怒穷画好一张王府的地图，他为求活命，果然奉命唯谨，画得甚为详细。秦龙飞所住的院子，附近有什么可以藏匿的地方，哪些地方有卫兵看守，后园有